



高高的蓝天

GAOGAODELANTIAN



高高的蓝天

天津人民出版社

★

高 高 的 蓝 天

*

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8 1/4 插页 4 字数 148,000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5,000

统一书号 10372·436

定 价: 0.55 元

内 容 提 要

《高高的蓝天》是一部反映人民空军生活的短篇小说合集。收编到这个集子里的，共有十八篇作品。这些作品，不论是写蓝天碧海上的对敌斗争，或者是写当前部队战备训练中的新人新事，它们都以一个个色泽鲜明的画面和虎虎有生气的英雄形象，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为我们描绘了人民空军丰富多采的生活和部队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呈现出来的崭新面貌，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些作品的作者，有许多都是从普通战士中涌现出来的文学新人。作品带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高昂的战斗激情，读来令人感奋。

目 录

大队政委	王世阁 (1)
九十九发和一发	邹仲平 (20)
“航线留图本”的故事	林杭生 (29)
榛子沟的战斗	李万启 (40)
天兵炼翅	黄知义 (59)
高高的蓝天	肖云星 王培公 (78)
操心班长	李万启 (92)
捕鱼时节	芦 苇 林杭生 (107)
飞行教员	张金栋 (122)
征程万里	王培公 (134)
雄鹰展翅	王承义 (152)
海神礁	芦 苇 (168)
金色航线	肖云星 (178)
夜走青石岭	傅子奎 (194)
新来的指导员	王忠虎 (206)
试飞之前	宿聚生 (220)
女台长	吴金杰 (232)
“空中交警”	陈昌坤 (247)

大队政委

王世阁

—

仪表飞行就要结束了，三大队党支部正在对飞行员的思想、技术、身体情况进行摸底。合格的转入复杂气象训练，不合格的就找出薄弱环节，经过加工补课以后再转。

政治委员李建才根据平时的了解和大家的议论，感到新飞行员霍振山把握不大，他的训练成绩上下幅度跳动很大，有时候得“良好”，有时候不及格，而且自从进入仪表飞行以来，他的情绪也不稳定。什么原因呢？有的说是技术问题，有的说是思想问题，众说不一，但都提供了一些线索。李政委决心利用这次转换课目的机会细致地摸一摸。他在足球场上找到了霍振山，看了一会，于是问道：“霍振山，你觉得，你前段的仪表训练怎么样？”

“我看差不离儿。”

“能转复杂气象飞行么？”

“问题不大吧。”

回答完全在李政委的意料之中。他微微一笑，又点了一下：“你给高惠芹同志回信了么？”

“信，刚发走。”霍振山脸一红，低着头说，“她说要来队看我，我说战备、生产这么忙，别来了。”

跟李政委谈完话，霍振山一头就扎进了训练室。哼！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无论咋样也不能拉下进度。同时他也有点担心，怕他的秘密被政委看出来。

霍振山的担心是有缘由的。一个月前，在部队进行仪表训练的火头上，李政委从航空医生那里得知，霍振山的身体平衡机能不太好，飞行中有时有些恶心。他要航医帮助霍振山订个特殊体育锻炼计划。霍振山恨不得一口吃成个胖子，自动加大了运动量，没按锻炼计划办。每天早晨，他都提前起床，偷偷地练滚轮。一次由于心急动作粗，把右脚脖子歪伤了，吃早饭时，他怕领导和同志们看出来，不让他参加当天的飞行，就咬紧牙忍着疼，故意在人前甩开大步，装出很稳健的样子，好象全机场就数他的腿脚硬朗。当他远离人群，只剩一个人的时候，脚脖子一阵钻心的疼，右腿一软，就身不由己地瘸了起来。他左右看看，心里庆幸着：“幸好没叫人看见！”

“霍振山，腿怎么瘸了？”突然身后传来了李政委的声音。

“啊？”霍振山先是一惊，接着就嘻嘻哈哈，想用开玩笑的办法搪塞过去，“嘻嘻，这不是腿瘸，我的平

衡机能不够好，我是想锻炼从不平衡中求平衡的本领！我在学习瘸子走路呢。这也是锻炼平衡的一种方法嘛，是吧，政委？”

“快把裤腿卷起来，让我看看！”李政委来了个直瞄直射。

“嘿嘿，”霍振山把右脚一缩，“政委呀，要是现在踢足球，只要我的右脚一抬，嗖——，准会把球踢个穿场飞！”

“右脚？他不打自招了。”李政委抓住霍振山的右脚，看着那又红又肿的脚脖子，不由得心里一热，责怪自己没尽到责任。在扶霍振山去卫生队的路上，他说：

“我的足球队员同志，你这样蛮干是不对的。严格地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你今天不是去踢球，而是驾驶超音速的飞机。怎么能这样讳疾忌医呢？”

就这样，霍振山当天的飞行计划被取消了。“唉，都怪当初自己不留心，要不，怎么也咬牙坚持飞下去了。”霍振山有些懊悔，又有些纳闷：怪，政委好象比别人多长了几双眼睛，要不，怎么我身上有点什么小毛病，脑瓜里憋点什么小疙瘩，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这会儿，霍振山在训练室里正练在劲头上，汗出得多，口还渴得慌。李政委又出现了，捧着一杯凉咖啡：“来，喝几口，解解渴！”

霍振山望着这个知冷知热的政委，心里涌出了一股子说不出的滋味，但他嘴上什么也没说，只是习惯地接

过水杯，一仰脖喝了个光，真是透心地爽快呀！

李政委望着这个来自乌苏里江畔的战士，脑子里不禁想着：从一个来月的表现来看，霍振山锻炼身体不按计划，擅自加大运动量；歪伤了脚脖子又瞒着别人，不愿休息；飞行训练成绩不巩固就想转课目，为了能早日参加战斗值班，他甚至不愿意暴露技术上的薄弱环节，想自己悄悄地改……。这里面都贯串了一个“急”字啊！从主观上说，是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思想还没在他脑子里扎根；从客观上看，似乎和他的未婚妻高惠芹来信频繁也有点关系。……可是，有点什么关系呢？他一下子还捉摸不透。

二

天刚放亮，飞行员们正提着飞行图囊准备进机场。赵干事拿着一份打开了的电报赶来了。

李政委接过电报，只见上面写着：

“霍振山：我今日乘××次车，十点二十五分到。高惠芹。”

李政委看看手表，知道火车还有三小时五十分钟到站。他想：最近霍振山过不了一个星期就会接到高惠芹的一封信，一看到来信，他的脸色就变得很严肃。但信上讲些什么，他却不大愿意透露。现在高惠芹来了，这不正是了解情况、做工作的好时机吗？

“老周，”李政委对大队长周霆说，“是不是把飞

行计划变一下，让霍振山去接他的未婚妻？”

大队长歪着头看了看正在汽车后头的霍振山，见他黑里透红的圆脸蛋绷得紧紧的，双目紧闭，两道短粗的眉毛中间拧成个小包包，厚嘴唇在轻轻地动着，大概是在默记飞行数据哩。周霆说：“霍振山这个同志很倔强，在眼下这个火候上，要让他耽误飞两个起落，他决不会同意。不过，征求一下他本人的意见也好。”

李政委考虑一下：根据霍振山的性格，他肯定会坚持飞行。再说，由大队长带飞，预计飞行安全也是有保证的，就点点头说：“好，我和霍振山谈一下。”他把霍振山叫过来，把电报交给了他：“你看一下。”

霍振山心不在焉地看着电报，脑子里还在默念飞行数据哩。

“怎么样？”

“啥怎么样？”

“高惠芹同志的电报啊！”

“惠芹？”霍振山这才仔细地看了看电报，先是微微一愣，接着皱起了眉头，“这个人真是，我不让她来，她咋来了？”

“你的回信刚发出去，人家还没收到嘛。”李政委说，“她头一回来，路不熟，你看，要不要去接她一下？”

“我去接？”霍振山有点慌了，恳求地说，“政委呀，多飞一次就是为战备值班多一分准备，多一分准

备，就是多一分胜利呀！你知道，今天检查我的仪表飞行，是确定我能不能转飞复杂气象的关键时刻，你还是批准我飞吧，我保证飞好就是了。”

李政委完全理解霍振山的心情，没有坚持让他去接，只是再三嘱咐说：“飞行中精神要集中，遇到什么问题，及时向大队长报告，不要急躁。接高惠芹同志的事，我会派人去办。”

霍振山猛举右手，给政委敬个礼，说声：“是！”

一辆带篷的中型卡车载着飞行员们驰向机场。

一到机场，李政委就帮着霍振山检查起飞机来。象往常一样，他这敲敲，那摸摸，看得又仔细又在行，那动作简直象个老机械师。一会儿气象员送来了气象预报图，他捧着图酌量着：“云量，云低高，能见度，风向，风速……”一下他又成了个老气象员。接着他又去找航空医生，详细地了解了霍振山的身体状况，什么体温，血压，脉率……全都问了个遍。航医说：“李政委，你怎么对有关飞行的行行业业全都知道，简直要成万事通了。”李政委急忙纠正说：“说通还根本不沾边，多少懂得一点皮毛罢了，工作起来多点发言权呗，这些还不都是你们教的。”

李建才是在抗美援朝时参军的，开头他在运输部队里搞押运，在敌机疯狂破坏我们交通线的日子里，为了战争的胜利，他冲破了无数艰难险阻，把物资、弹药送到了前线，他凭自己的亲身经历，深深感到掌握制空权

是多么重要！从那以后，他就日夜盼望祖国新建的空军赶快成长壮大！不久，他被调到志愿军大堡机场当养场兵。机场的领导和同志都告诉他：飞行员和养场兵，虽然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但都是为了执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为了歼灭共同的敌人而奋斗。这些话深深地印在他的脑子里。当他拿着扫帚，日日夜夜地为飞机清扫跑道的时候，当他为了保障飞行安全，用牙齿从水泥跑道接缝里咬出小钉子的时候，他十分清楚，这是为前线的胜利尽了一点微薄的力量。一天傍晚，我机在鸭绿江大桥上空击落了三架敌机返回机场，正在加油加弹的时候，突然从山后窜出两架F86型敌机，向我偷袭过来。李建才看着停机坪上的飞机，看着飞机座舱里飞行员焦急的面孔，恨不得把自己变成一个巨大的钢铁屏障，一下把飞机和飞行员盖起来。他扔掉扫帚，几个箭步冲上去，用身体伏在飞机座舱盖上。“哒……”敌机扫射了，把水泥跑道打起一串串火星，崩起一股股白烟，当被他掩护的飞行员，驾着战鹰冲上天空，把偷袭的敌机打得凌空爆炸之后，在人们迎接战鹰胜利返航的时候，才发现李建才的左胳膊被打伤了……

现在，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他的职务也已提到大队当政委了，但他爱护飞机，关心驾驶员还是一如既往。此刻，他望着眼前的霍振山这些年轻的飞行员们，觉得个个都朝气蓬勃，一个比一个可爱，建立强大的人民空军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啊！在未来的反侵略

战争中，从空中消灭入侵者的担子也将由他们来承担哪！一种力量，一种责任感，在激励着他，一定要把这些小青年培养成又红又专的战士！

大队长和霍振山一起跨进了飞机座舱，一颗绿色信号弹拖着长长的尾巴升到半空，飞机起飞了。

李政委走进了飞行员休息室，可是他的心已经跟着飞机上天了。霍振山这会儿在想什么呢？高惠芹突然来队探亲，会给这个性急的飞行员带来什么影响？他预想着：今天如果飞好了，霍振山的情绪会有些什么变化，飞得不好呢？飞机着陆后政治工作应该干些什么？几年的实践使他懂得：飞行现场时间虽短，但思想变化有时却是很大的，政治工作必须深入细致，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长期深入的了解，摸准他们的思想脉搏……

三

霍振山和大队长返航了，飞机安全着陆。当李政委赶到时，正好看到霍振山出座舱：脸上的气色不大好，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脚尖，好象和谁刚吵了架。李政委一眼看出，这小伙子刚才飞得不理想，他准是担心被留下加工补课，怕不能按时转课目，看，情绪满烦躁呢。

正在这时，去车站接人的赵干事跑来报告，高惠芹已经到招待所了。

“咳——”霍振山长长地喘了一口气，好象在责怪高惠芹：“你来也不看个啥时辰！”

李政委望望霍振山，心里说：“霍振山哪霍振山，你的情绪不对头啊！怎么把怨气出到高惠芹身上来了呢？”于是把刚刚跨出座舱的大队长拉到一边问：“霍振山飞得怎么样？”

“注意力分配不当，操纵动作粗猛，误差不小。”

“什么原因呢？”李政委问。

“动作要领没真正掌握。”大队长沉吟了一下又说：“好象有一种急于求成的情绪在作怪。”

“是啊，急躁情绪影响了他的技术提高，而技术问题又加重了急躁情绪。问题已经很明确了，不能让他带着烦躁情绪上天，要迅速采取措施。”李政委和大队长简要地交换一下意见，便把支部委员找到飞行员休息室。经过研究，支委们确定两条：

一、马上报请团指挥员批准，霍振山的第二个起落不飞了；

二、立即组织老飞行员“会诊”，准备给霍振山加工补课。

一个支委说：“这样一来，咱们大队就是霍振山一个人拉进度了。他这个弯子不好转呢。”

“剩一个就加工一个，一定要把紧质量关。”李政委坚决地说，“我去找他谈谈！”

霍振山正在机场上焦急地踱着步子，准备再次起飞。可是心里不禁又犯嘀咕：加完油好几分钟了，为啥大队长还不来？为啥一点没有叫起飞的迹象？忽听李政

委叫他：“霍振山哪，你来一下。”他想，糟糕！政委在这个时候叫自己，是不是不让飞了？果然不出所料，只听政委说：“计划要变一下！”他急了，冲着政委问：“为什么？”

“别急，慢慢说。”

“别急？我没法不急！”霍振山再也压不住自己的情绪了，说话象打机枪似地，“政委呀，眼下是啥时候？是帝国主义在我们大门口陈兵百万的时候，是深入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路线的实质，努力提高军政素质的时候，咱们应该打开加力冲上去，怎么能慢吞吞地滑行啊！政委呀，要是我有缺点，有错误，你批评我，我接受。要是因为高惠芹来了要留下我照顾她，我马上就请她回去！可是要叫我少飞一次，要我看着别人在前头跑，自己在后头老牛拉破车，我……我不通！说啥也不通！”

“说完了么？”

“完了！”

“你说完了我说。”李政委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就出在你怕老牛拉破车上，因此，你明知道自己技术上还有薄弱环节，硬是捂着盖着的，……你别急，听我讲完。你是想偷着改，躲过加工补课，和大伙一块转课目，对吧？捂盖不住，偷着改不了，你就烦躁，就发火，带着这种情绪上天能行么？不行！你问为什么要改变计划？就为这个。”

李政委的话句句都点在了霍振山的心上。霍振山想，坏了，八成要把自己留下加工补课，可一留下就会影响参加战斗值班呀！他涨红着脸，说：“不！……”

李政委说：“同志，我知道你是急着要参加战斗值班，怕拉下进度是不是？别人上天打仗，自己当‘地面观察员’，你受不了是不是？可是，你要明白，打仗不光要有勇敢精神，而且还要有技术条件才行。你踢足球怎么能一脚射进球门，我怎么就一踢一个歪呢？这里有个技术问题，有个基本功问题嘛！眼下进行的仪表飞行就是个基础课目：海上飞行、穿云、夜航都离不开它。可是你的注意力分配不当，有时航向把不准，修正的动作又粗猛，有时过头，有时不足。战鹰在你手上成了一匹不大听话的烈马。现在，就算批准你参加战斗值班了，可是你的技术还不过关，能完成任务么？”

听了李政委这一席话，霍振山心里明白，仪表飞行不过关，确实不能转课目。他狠狠地捶了一下脑袋：“不争气的家伙，咳——！”

李政委看着霍振山苦恼的神情，心想：飞行员思想有疙瘩，没及时解开，首先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啊！过去我们多次讲过要刻苦学习技术，提高训练质量。其实这不单是个技术问题，首先还是个路线问题嘛！我们天天讲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这个强大，固然包括了建设的速度和数量，但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质量上体现出来，如果我们不在每个具体问题上坚持严格训练，严格

要求，平时安全保证不了，战时就更要误大事，那“强大”不就成了了一句空话么？这个道理没给霍振山讲清楚嘛！他压着自己激动的心情，从路线的高度讲了训练质量和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的关系。说到后面，他拍了拍霍振山的肩膀深情地说：“振山同志，人民把飞机交给我们，我们的责任，就是向人民负责，每拉一杆，每蹬一舵，以至我们头脑里的每一点想法，都应该用毛主席关于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准备战胜侵略者的教导来衡量，看看，对头的就发扬，不对头的就纠正。你这个当飞行员的，我这个当政委的，都应该这样。你看呢？”

“……咳！”霍振山长出了一口气，觉得脑子里敞亮了点，便把压在心底的话端出来了：“政委呀，我本来就急着想早点参加战斗值班，加上小高最近每次来信都说，她看到了社会帝国主义的飞机在咱们边界上转悠，贫下中农们都盼望着我快点飞出来呀！”

“啊——是这样！”李政委摸到了霍振山的思想脉搏，他因势利导地说：“振山同志，你把贫下中农的期望作为动力，这很好。但是，急躁却不好！同志们针对你的薄弱环节，帮助你加工补课，看起来是暂时拉了点进度，但是实际上是打好了底，保证了质量，为以后的‘快’创造了条件，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嘛！如果不注意质量，眼睛光盯在进度上，那不但进度上不去，安全也没有保证，反而慢了。不是么？”

“政委，我……”霍振山激动地拉住李政委的手。